

接受美学视角下的《背影》英译对比研究

臧 轲

曲阜师范大学翻译学院, 山东 日照

收稿日期: 2026年5月26日; 录用日期: 2026年7月1日; 发布日期: 2026年7月13日

摘 要

本文从接受美学理论视角出发, 对朱自清散文《背影》的两种英译本——张培基译本与杨宪益、戴乃迭夫妇译本——进行了质性对比研究。文章运用接受美学中的“期待视野”和“召唤结构”两个核心概念作为分析框架。研究发现, 张培基的译本主要采用归化策略, 语言简洁地道, 并对原文中的情感空白进行了显化与补充, 其预设的目标读者更偏向于英语学习者。相比之下, 杨宪益与戴乃迭的译本更侧重异化策略, 保留了原文的句式结构与语义空白, 旨在向外国读者传播原汁原味的中国文化。这说明, 译者的翻译策略受到其对目标读者审美期待的预设影响, 翻译是在选择性保留与动态调整中进行的一种跨文化交流活动。

关键词

接受美学, 期待视野, 召唤结构

A Contrastive Study of the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The Sight of Father's Back*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ception Aesthetics

Ke Zang

School of Translation Studies, Qufu Normal University, Rizhao Shandong

Received: May 26, 2026; accepted: July 1, 2026; published: July 13, 2026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ception aesthetics, this study offers a qualitative comparison of two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Zhu Ziqing's classic prose *The Sight of Father's Back*—one by Zhang Peiji and the other by Yang Xianyi and Dai Naidie. The article uses the two core concepts of “horizon of expectations” and “appeal structure” in reception aesthetics as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The study finds that Zhang

Peiji's translation mainly adopts the domestication strategy characterized by concise and accurate language, and a tendency to explicitate the implicit emotions in the source text. Its assumed target readers are more inclined towards English learners. In contrast, Yang Xianyi and Dai Naidie's translation focuses more on the foreignization strategy, preserving the original syntactic structures and semantic openness of the original text to convey the original flavor of Chinese culture to foreign readers. This indicates that the translation strategies of translators are influenced by their preconceived aesthetic expectations of the target readers. Translation is a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activity carried out through selective retention and dynamic adjustment.

Keywords

Reception Aesthetics, Horizon of Expectations, Appeal Structure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背影》是现代名家朱自清创作于 1925 年的经典散文，文章追忆父亲车站送行、攀爬月台买橘子的细微小事，于平淡里藏深意，于质朴中显真情，既描画了父亲无声的爱意，也展现出父子二人隔阂多年后的冰释与和解，使读者为之动容。该作品在中国散文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也由国内外学者先后产出多个英译版本，其中以著名翻译家张培基先生以及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创作的英译本较为典型。

接受美学又称接受理论，起源于上世纪 60 年代的欧洲，由德国学者汉斯·罗伯特·姚斯(Hans Robert Jauss)在演说《文学史作为向文学理论的挑战》中首次提出，并与学者沃尔夫冈·伊瑟尔(Wolfgang Iser)共同完善[1]，逐渐形成期待视野与召唤结构两个核心概念。读者作为广义上的翻译主体之一，产生的阅读反应与接受效果对译者的翻译实践具有重要参考价值，而接受美学正是一种以读者反应为依据的接受理论[2]，打破了先前文本中心论的固化局限性[3]，主张发挥读者的主观能动性，使读者积极参与到文学创作当中。因此翻译过程中，译者不仅要忠实于原文，还应预设读者群体的审美需求，通过创造性调整以增加译文的可接受性。

2. 文献综述

2.1. 《背影》翻译研究现状

《背影》作为散文名篇，语言朴实自然，富有真情实感，其多版英译本也被广大翻译学者选作研究主题。根据知网收录数据，学者对《背影》的研究集中于近 30 年，主要分为两大阶段。前半阶段始于上世纪 90 年代，研究对象以张培基英译为主，例如，张丽娟、杜华从词汇、语法、语篇等层面全方面分析了张译本的风格传递[4] [5]；赵茵聚焦于主客观视角的切换对张译本展开研究[6]；后半阶段从 2010 年开始，学者逐渐由单译本转向多译本对比研究，研究视角也更加多元——翻译学领域，功能对等理论、目的论、生态翻译学等被广泛采用；语言学领域，评价理论、及物性理论等系统功能语言学新视角也被逐渐引入分析。

2.2. 接受美学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

接受美学自提出以来正逐步引入翻译领域。内容上看，接受美学在翻译领域的应用主要集中于文学

文体翻译(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影视字幕等)以及实用文体翻译(政论、旅游、广告、医学等)两大类;目的上看,学者重点关注预设读者的期待视野如何影响译者决策,以及文本的召唤结构如何引导译者与读者进行意义填充。

由此看来,以读者为中心的接受美学理论与文学翻译评析内核适配,目前也尚缺乏以《背影》英译为研究对象的接受美学视角散文对比分析。一方面《背影》存有多名家经典译本,有必要进行对比研究并探讨差异化的读者接收效果,以此为译者提供实证参考;另一方面,《背影》语言表达细腻而含蓄,未定“留白”居多,值得运用接受美学系统探析。因此本文选取张培基先生以及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创作的英译本进行对比分析,从期待视野和召唤结构两大角度出发,探讨两译本差异化的翻译策略与方法及其读者接受效果。

3. 期待视野角度下的《背影》英译对比

姚斯认为,期待视野是读者阅读作品时由文学阅读经验构成的思维定向或先在结构[7],而由于身处不同的历史环境、文化背景,具有差异化的生活经验,读者对文本产生不同的理解与情感,对译文的审美反应也有所不同。翻译过程中,考虑到目标读者的期待视野,译者需要对源语文本的表达进行动态调整,使其更加符合目标读者的认知水平与审美期待。

3.1. 词汇层面

文章开头提出,父亲的差使“交卸”了。“交卸”一词为书面化用语,文中意指父亲失去了官职。张译本将其简要处理为“father lost his job”,符合目标语言简洁凝练的表达习惯,而杨宪益夫妇用词更为复杂,将其译为“my father's official appointment was terminated”,official appointment 强调官方、正式的任命,更贴合父亲原职作为徐州権运局局长的文化背景。此外最后一段,作者提到,父亲和我都是东奔西走。成语“东奔西走”释义为到处奔波忙碌,张培基先生舍弃表面形式,将其意译为“living an unsettled life”,准确概括出父子四处奔走背后极不安定的生活处境;杨宪益夫妇的译本则采用直译的翻译方法,处理为“moving from place to place”,相比张译本更贴合源语言表达形式。

3.2. 句式层面

“走到那边月台……走过去自然要费些事。”这段话作为描写父亲背影之前的情感铺垫,向读者交代了路程艰难以及父亲的体型劣势,通过语义自然展现隐含的逻辑关系,体现出汉语句法典型的意合特征。张培基与杨宪益夫妇的译文均彰显出汉英句法特征的差异性,同时表现了不同的句法取向。具体如下:

张: But to reach that platform would require crossing the railway track and doing some climbing up and down. That would be a strenuous job for father, who was fat.

杨: To reach them he had to cross the lines, which involved jumping down from the platform and clambering up again. As my father is a stout man this was naturally not easy for him.

分析可知,张译本通过增译连词 but 强调穿过铁道、爬上月台的路程艰难,并在后半句调整语序,结果在前,原因在后,运用代词 That 巧妙回指,使前后语句自然衔接,符合英语句式的形合特征;杨译本使用 to, which, as 等显性语法标记补充逻辑关系,但完全保留了源语言语序,这体现了二者对于目标读者期待视野的不同判断——前者向预设的外语学习者展现更加地道的英语表达,后者则忠于原文文风,对外展现汉语差异化的语言结构。

3.3. 背景信息层面

张培基的译文中存在两处地理信息的明显增译,即“回家”一词增译了“in Yangzhou”,“北京来往过两三次”表达为“Beijing-Pukou Railway”。朱自清随父定居于扬州,回家即回“扬州”,译者预设的读者对这一点并不知情,因此向读者补充了缺失的地理信息,降低理解难度;而结合前文可知,作者在南京与北京之间多次往来,且需要在南京浦口上车北去,此处再次提到 Pukou Railway,尽可能清晰地向读者明确作者的交通路线。相比之下杨宪益夫妇更忠实于原文,预设读者能够接受其中的信息省略或能够联系上下文自行推断,因此并未填充原文缺失的细节。

4. 研究讨论召唤结构角度下的《背影》英译情感留白对比

伊瑟尔的召唤结构认为,文本内容与结构并非完全确定性的存在,而是具有一定的模糊与空白区域,需要读者基于文本的审美反应进行有效填充,使文本意义具像化[8]。《背影》一文语言平淡自然,如话家常。朱自清先生将含蓄克制的父子情谊隐藏于朴素真挚的叙事中,等待读者品读与体味。而从召唤结构的角度看,张培基与杨宪益夫妇对此也进行了差异化英译处理,将文中不确定性的情感留白或具体或含蓄地呈现给读者。

4.1. 反讽留白

文中,“我”两次用“聪明”进行反讽,即“我那时真是太聪明过分”“那时真是太聪明了!”,表面上自我夸赞,言外之意却在嘲讽自己的蠢钝与自作聪明。张译本将其分别处理为带有贬义色彩的“a smart aleck”和“smarty”,直接明了地表现出作者的自责;与其相反,杨译本将其统一译为“a bright young man”,“bright”一词更常带有褒义色彩,译为“聪明的”“机灵的”,用于此处保留了源语言的反讽空白,需要读者结合上下文合理推断作者本意。

4.2. 动作留白

- 1) ...tears gushed from my eyes.
- 2) ...tears started to my eyes.
- 3) I gazed after his back retreating out of the carriage.
- 4) I watched him walk away.

看到父亲努力爬上月台为“我”买橘子的背影,“我”很快流下了眼泪。张培基将流泪的动作译为“gush from”,“gush”一词在剑桥词典中译为“喷涌”,用较重的力度向读者营造眼泪不受控制地大量涌出并滑落的画面;杨宪益夫妇则译为“start to”,动作刻写与情感描画相对温和,让人感受到作者正触动于父亲蹒跚的背影,但抑制住了情绪,只是眼眶发红,眼角微湿;买好橘子,父亲将“我”安顿好后便转身离去,“我”再次望向父亲的背影。此时一个简单的“望”字已不仅仅是单纯的看,而是承载了汹涌情感后的紧紧注视、凝视,因此张培基先生用“gaze”一词展现“望”的动作,使深藏的情感显化出来;杨宪益夫妇的翻译选择了“watch”一词,再现了作者眼神聚焦于父亲的专注状态,但与原文相似,“watch”背后的情感依旧留白,给读者留下想象的空间。

4.3. 语言留白

父亲临走前催促“我”回到车上时说了这样一句话,“进去吧,里边没人”,表面上只是陈述车厢内无人的客观事实,言外之意却在提醒作者回去看好行李,小心被人偷去,展现出一位不善言辞的父亲的委婉关怀。杨译本直译为“*There's no one in the compartment*”,完全保留原文的表面意义,需要读者

自行理解其中隐含的逻辑关系；张译本意译为“Don't leave your things alone”，化阐述为指令，填补了语用空白，把父亲的真实意图表现出来，减少了误解的可能性。

4.4. 主旨留白

文章最后，作者将一切情愫融于一句话收尾——“我不知何时再能与他相见！”。思念虽未提及，却已在字里行间流露出来。张译本中的翻译“*How I long to see him again!*”运用“*long to*”显化思念，直接展现作者对父亲怀有的深厚情感；杨译本则处理为“*Shall we ever meet again?*”，贴合原文表达，并未直接点出作者本人的心境，而是将复杂情感隐于疑问中抛给读者，语言更为克制。

5. 总结

研究发现，受目标读者接受预期的影响，张培基与杨宪益夫妇对原文本进行了差异化的保留与选择性动态调整。张培基先生的《背影》英译出自他自编自译的《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这本书主要面向广大翻译、英语学习者与爱好者，力求向读者展现汉英翻译的难点与技巧，提供清晰地道的英语范本，因此主要运用归化的翻译策略，深入剖析英语语言特点，系统填补原文空白，做到既完美地保持原文信息、原文功能，又完美译出原文的风格与味道[9]。而杨宪益夫妇旨在向海外读者更多展现异质文化，翻译以异化为主，归化为辅，倾向于保留原文的句式结构、语义空白，使译文延续原文含蓄又深沉的审美召唤。这可能会为英语母语者带来理解上的困难，但以发展的眼光看，如今深化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大背景下，杨宪益夫妇的英译正顺应了当今时代逐步深化的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并发挥正向作用，随着西方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不断加深，读者对其译本的异化接受程度也会越来越高[10]。二者并无优劣之分，而是译者基于读者接受度预设的策略性选择。

由此来看，翻译不是单向的语言转换，而是译者、读者等多个主体相互理解、共同作用的结果。译者需在忠实原作的基础上，兼顾目标读者的接受能力、审美需求与文化认知，在归化与异化之间达成动态平衡，以此寻求更好的跨文化翻译美学路径。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结论主要基于《背影》这一特定文本的英译分析，其适用性尚需要更多语料的检验。

参考文献

- [1] 尹鸿涛, 曹微微. 接受美学视阈下的《墨子》英译研究[J]. 上海翻译, 2021(2): 56-60+95.
- [2] 邹晓伟. 《额尔古纳河右岸》及其英译本的接受美学阐释与传播探析[J]. 黑龙江民族丛刊, 2021(2): 130-135.
- [3] 韩振江. 西方文论范式的异质性问题研究[J]. 南京社会科学, 2016(5): 113-119.
- [4] 张丽娟. 评张培基的英译《背影》(英文)[J]. 咸宁师专学报, 2001(5): 149-152.
- [5] 杜华. 朱自清的《背影》与英译文的文体语言比较[J].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2003(2): 140-143.
- [6] 赵茵. 朱自清的《背影》及其英译本中的主客观视角切换[J]. 黑龙江科技信息, 2008(25): 208.
- [7] H·R·姚斯. 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M]. 周宁, 金元浦, 译.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7: 译者前言 6.
- [8] 李士军. 沃尔夫冈·伊瑟尔接受美学思想研究[D]: [博士学位论文]. 哈尔滨: 黑龙江大学, 2023.
- [9] 朱曼华. 中国散文翻译的新收获——喜读张培基教授《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J]. 中国翻译, 2000(3): 62-64.
- [10] 许多, 许钧. 中国典籍对外传播中的“译出行为”及批评探索——兼评《杨宪益翻译研究》[J]. 中国翻译, 2019, 40(5): 130-137.